

周振甫

文集

第四卷



周振甫

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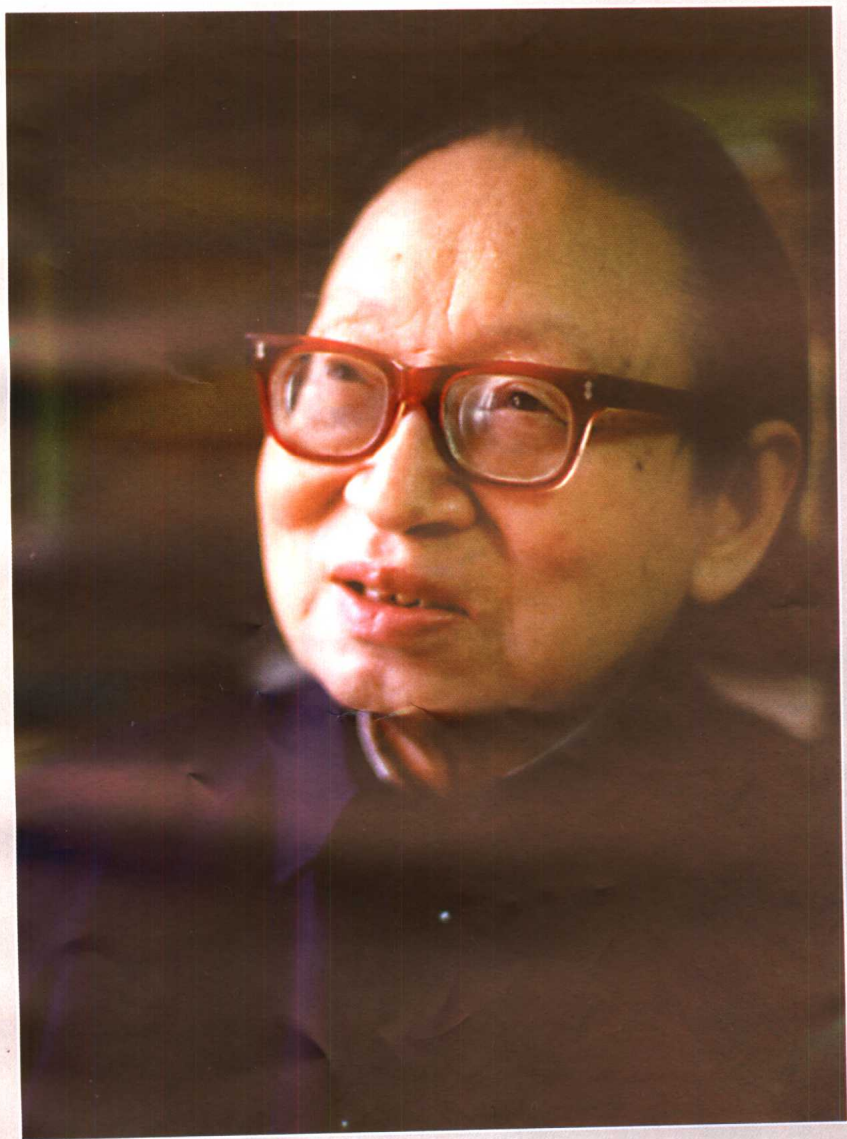
第

四

卷

中
国
书
局
出
版
社

05
- 10



周振甫近影

周振甫文集

第四卷

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1—306

周易译注 307—664

文论漫笔 665—860

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钱钟书《谈艺录》读本

目 录

前言	7
附记	9
一、鉴赏论	15
(一)钱先生的“攀肌分理”	15
(二)论“一字之差,词气迥异”	18
(三)论诗注引文	23
(四)论注诗要识作者手眼	25
(五)论引后注前	27
(六)论纠正误注	31
(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	33
(八)元好问评苏诗	34
(九)注明诗旨	38
(一〇)注诗要识用典意	40
(一一)理趣诗解	43
(一二)理趣和理语解	45
(一三)婉曲和理趣解	51
(一四)折柳解	55
(一五)想与因的结合解	59
(一六)断章取义与破除执著解	61

(一七)论言为心声	67
(一八)论“观物不切,物体不亲”	71
(一九)论诗词的寄托说	74
(二〇)李贺《恼公》诗赏析	83
(二一)李商隐《锦瑟》诗赏析	88

二、创作论 101

(一)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101
(二)“选春梦”的创作论	105
(三)谈灵感	108
(四)谈“活法”	109
(五)谈妙悟	114
(六)抓“诗思”	116
(七)创作前的精神准备	120
(八)“即物生情”与“执情强物”	121
(九)心以应物,意到笔随	126
(一〇)“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130
(一一)写实尽俗,别饶姿致	133
(一二)论若即而离	134
(一三)行布	137
(一四)水清石见与水中着盐	146
(一五)设想与同感	152

(一六)写景手法	157
(一七)写水中倒影	160
(一八)作对仗以不类为类	163
(一九)对仗和用韵的困难见巧	166
(二〇)避免词意重出	170
(二一)引申	174
三、作家作品论	176
(一)论陶渊明	176
(二)历代论陶渊明诗	181
(三)论唐宋人推陶诗	185
(四)论庾信诗赋	188
(五)论张籍诗	193
(六)论白居易诗	196
(七)评李贺诗及学李贺诗	198
(八)论李贺诗的风格	206
(九)李贺诗以玉石作喻	209
(一〇)李贺诗在飞动中含坚凝	214
(一一)李贺诗的朴健疏爽	216
(一二)李贺感流年而驻急景	220
(一三)论梅尧臣诗	223
(一四)论黄庭坚诗	230

(一五)论杨万里、陆游诗	233
(一六)论赵孟頫诗	236
(一七)论竟陵派诗	240
(一八)竟陵派诗论	246
(一九)论阮大铖诗	256
(二〇)论叶燮诗	263
(二一)论方苞	266
(二二)论钱载诗	270
(二三)论学人之诗	276
(二四)论赵翼诗	282
(二五)论田雯尊宋诗	284
(二六)论诗文之累	287
(二七)评黄遵宪诗	291
(二八)评严复诗	299
(二九)评王国维诗和论	301
(三〇)评苏曼殊论诗人	305

前 言

柯灵先生在《促膝闲话中书君》一文中说：“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下的警句。渊博与睿智，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钟书了。”这是柯灵先生对钱先生所作的高度深入的概括。

渊博和睿智的钱先生著作的《谈艺录》补订本，是成为当代显学的“钱学”的名著之一，为读者所爱读。但对一般读者说来，阅读这本书，还需要作些辅导，因此，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我们粗略地分为：（一）鉴赏论，（二）创作论，（三）作家作品论，（四）文学评论，（五）文体论，（六）修辞，（七）风格。每类中各选若干则，加上小标题，以便检阅。每则后加简注及说明，以便阅读^①。

〔注〕^① 《〈谈艺录〉读本》由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8月出版，周振甫、冀勤编著。此文集仅收周振甫撰写的三类。

关于《谈艺录》补订本的内容,参见第六卷《文艺散记·〈谈艺录〉的文艺论》。

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这个《读本》,不论在分类选材上,在简注上,在说明上,一定有许多不恰当或失误处,谨向钱先生表示深切歉意。本书的不恰当和失误处,谨请读者多多指教。

周振甫

1990年7月

附 记

这篇前言写后,我想起钱先生的挚友吴忠匡先生写的《记钱钟书先生》(刊于《随笔》1988年第4期),里面引了钱先生的诗,说:“中书(钱先生号)离开湘西,蛰居上海沦陷区时期,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杜门寂处,写作《围城》而外,只能用诗笔来陶写、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他抚时感事,写下了不少叩人心弦、催人下泪的诗篇。”按钱先生的《谈艺录序》后有附记,写于1948年。附记里说“右序之作,去今六载”,即序作于1942年。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里面讲到《谈艺录》的创作经过:“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1939)夏,自滇归沪淞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詮次。”《谈艺录序》又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痾沪淞,行篋以随。”“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拮据利病,积累遂多。”可见《谈艺录》的著作,发自冒景璠先生

的提议。1939年冬，钱先生到湖南安化县的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好照顾他老父钱子泉先生在那里执教。留居蓝田共两年，在这两年中，钱先生写了初版《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钱先生回到上海，又写了初版《谈艺录》的后一半。在1942年完稿，写了序。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83年，钱先生又写了补订稿，较原书多一倍，由中华书局于1984年出版。

吴忠匡先生说的钱先生在上海时期写的诗，今抄两首如下：

故 国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空说黄龙捣，恶讖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乙酉元旦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吴忠匡先生说：“中书在诗篇中憧憬着自由，想望着奋飞，希冀着有一天能‘尽复汉唐故地’。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很少有少作的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总是那么肃括，那么凝重。用内心的独白，抒发自己的希望、忧伤和痛苦。他那一

时期的诗作，忧患意识和时代感受，极为深刻，极为强烈，有诗史的不朽价值。”

现在对这两首诗作些说明。“故国”当指故园，钱先生的故乡在无锡。钱先生在《谈艺录》开头有一段说明：“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钱先生无锡的老家，当时还是沦陷区，钱先生在上海租屋住着。这首诗，当在抗战后期日本投降前一年 1944 年写的。首联说故乡的旧家已经成为劫灰，无人可谈了，偷生在外等待春雷，当时已感到日本总要投降，等待这个像惊雷的消息。坯(pi)户：用泥封塞窗隙，防冬天的寒风。这诗当是冬天作的。二联，空说直捣黄龙，即打到鸭绿江边，只看到东北沦亡。白雁来：《左传》哀公七年：“曹鄙人公孙强好弋(射鸟)，获白雁。”献给曹君，曹君封他做官听政。曹人有梦见曹君祖上说，公孙强听政，曹要亡国。因此白雁来指东北沦亡。三联本于韦庄《秦妇吟》“天街踏尽公卿骨”，及孟郊《杏殇》“踏地恐土痛”。这里借用，指“路有冻死骨”，所以不忍心踏街，怕地痛，为国破家毁而洒泪。末联习惯于托伤春来伤时，明年倘抗战胜利，可以开怀了。

《乙酉元旦》即 1945 年元旦写的，当时日本还未投降，所以说春归大地还渺无凭据，又在乱中过了一年。人在忧时感事中容易衰老，这是表忧伤，当时钱先生还只有 34 岁。三联“焦芽”，吴忠匡按，见《净名经》。大概说心境像发芽就焦枯了，参见佛维摩诘的说法，当指心中的生机受打击。“枯树”，见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移时异，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

婆娑(零落),生意尽矣。”殷仲文感叹枯树的生机完了,这也比内心的生机受打击。末联说留着豪气来自慰,像伍子胥在吴市吹箫,高渐离在燕国击筑(乐器)那样的事已经听不到了,意即听不到民间豪侠的消息。钱先生这两首诗的用意,吴忠匡先生已经讲了。

吴忠匡先生接下去讲钱先生谈学诗:

我曾询问过他的学诗过程 and 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他沉思了一下,回答我说:他“19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李商隐、黄景仁)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杜甫、元好问)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晚清的宋诗派)以入西江(江西诗派)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唯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杜甫、孟郊、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元好问)、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事前没有取得钱先生的同意,选文部分,不一定选得恰当;简注部分,有的书名,在北京图书馆里也没有找到,注不出;说明部分,可能更没有

体会到钱先生的卓识深心。这本《读本》，也是“不经”的一类，只好求钱先生的原谅了。希望读这个《读本》的读者，进一步去读《谈艺录》原著，以获得更全面更正确的理解，来指出这个《读本》的不足。

周振甫

1990年7月